

沐清雨
作品

all love is secret

所有
深爱的

都是秘密

都市暖爱代表作家 沐清雨
全新颠覆之作

爱你的时光很长，我们都发生了很多变化，
爱你的时光也很短，我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那么一瞬间。
我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，在人群中，遥遥注视你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所有深爱的，
都是秘密。

沐清雨 作品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所有深爱的, 都是秘密 / 沐清雨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113-4596-7

I. ①所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94776号

所有深爱的, 都是秘密

著 者: 沐清雨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沛 芊

装帧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排版制作: 张 玲

封面绘图: 蘑菇君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35mm×965mm 1/16 印张: 18 字数: 258千字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596-7

定 价: 32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序 001

楔子 003

CHAPTER 1 004
有所坚持，有所期待

既然重新在一起，至少证明年少时许下的诺言和决心战胜了时间和分离。冯晋骁有理由相信，萧语珩和他一样：对于这段感情，有所坚持，有所期待。

046 CHAPTER 2
以风之力，鸣响幸福

女孩子的欢声笑语与吉祥铃的清脆之音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幸福的旋律，跨越千山万水，被风的力量鸣响，扑面而来。冯晋骁矜持地笑，无声而温柔地答：“我很好，我的小姑娘。”

CHAPTER 3 071
不念过往，静然安好

我们都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，可终究还在一起，又怎能辜负这场得来不易的久别重逢？就这样，不念过往，静然安好。可好？



CHAPTER 4
千里之距，思念着你

106

我在面前，你看不见，那是心的天涯海角之距。
彼此思念，我在这里，与你就是千里零距离。

150

CHAPTER 5
在人群中，我注视你

6年很长，我们都发生了很多变化；6年也很短，我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那么一瞬间。
我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，在人群中，遥遥注视你。

CHAPTER 6
好的爱情，好爱的你

189

萧语珩：我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你，把最好的爱情给你，如果最后不是和你在一起，才是辜负自己。
冯晋骁：你给了我世间最好的爱情，而你，是我最爱的人。

240

CHAPTER 7
草木之遇，钻石之缘

爱情最圆满的结局，是我和你在一起，不分不离。
故事最完美的落幕，是他们成就了钻石之缘，让我们开始相信爱。



序

第三次从束河古镇寂静的深巷走过，是在离开云南的半个月前。歌声过耳，是侃侃那首《滴答》。不是初次听，只觉得那时听在耳里别有一番味道。

木吉他的沙哑沧桑，词曲中淡淡的情愁，不似吟唱，更似诉说。

那个瞬间，我只想和自己相处。

青石路上留下的脚印，被风的力量奏响东巴吉祥铃的清脆之音，再饮一杯音乐火塘的苦酒，往事或许就可以这样被时光沉淀下来，生活安稳，岁月无恙。

说到丽江，自然忘不了旧作《许谁天荒地老》。那个故事的起源亦是古城。郝颜是幸运的，可以随性自在地停歇在那里，可她又太过忧伤，浓重到有人猜测那根本就是属于我的故事。

如果我有那样的忧伤，定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可惜，我的人生没那么煽情，我身边更没有一个为爱执着了一辈子的温行远。

遗憾。

朋友说我所写的故事里她最喜欢温行远和郝颜。

他们共撑一把伞，于细雨连绵的夏夜步行在古镇幽深的小巷，那一幕感动了她。

回想彼时：雨点打在伞面上，再滑落到地上，溅起的雨滴打湿了彼此的鞋面。温行远轻揽过郝颜的肩膀，把伞移向她一边。未熄的灯火透过窗子照着昏暗的小巷，拉长他们叠成一抹的背影——

你说温暖浪漫，我说深情不悔。

爱情，就该是这样美好和值得期待，一如温行远对郝颜，15年，不离不弃，静然守候。我一直是相信爱的，即便我曾以为会天长地久的感情以背道而驰收场，我也希望通过文字的力量传递爱的美好。

所以，讲一个发生在丽江古城，以最平常的遇见为开始，以最圆满的“在一起”为结局的故事，用一个女孩子在爱情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作为青春的纪念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。于是，就有了这部小说。

萧语珩，一个倔强坚韧的女孩子，在如花似锦的年华遇见她的晋骁哥哥，然后以飞蛾扑火之势为爱奋不顾身，而她所许诺的“无论我长多大，都会像现在一样喜欢你，直到永远”，笃定到让人不得不相信那被世人视为奢望的“永远”真实存在。

可是，世界那么大，古城那么远，她还那么小，能够遇见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，又能一起走多远？冯晋骁迟疑了。

然后就是6年。

在经历过分离后，当萧语珩像没受过伤一样站在冯晋骁身旁，告诉他“如果最后不是你，如同没有经历过爱情”时，冯晋骁终于知道：这世上，唯有这个对他深情以待的女子，不可辜负。

感谢老天眷顾这一场不期而遇，让他们有幸把平凡的遇见堕落成爱情，让故事以美好的结局落幕。

感谢那些在我写作时给予我帮助、鼓励、支持的人，你们所给予我的，我都视若珍宝。过去的5年有你们，我希望以后的岁月，即便我不再写，依然有幸与你们彼此陪伴，哪怕不曾相见，哪怕相距千里。

愿和我分享这个故事的你们，得遇良缘，相伴安好。

愿自己，梦想成真。



楔子

黄昏残余的温暖融化了记忆，树影下的男人握住她手腕，声音有着隐忍的力道：“无论我之前做错过什么，都原谅我一次，看在我喜欢你的分儿上。”

“喜欢”这样的字眼，哪怕是两人感情好时，他也从未说过。

萧语珩身体僵直地背对着他，妆容精致的面孔被迷茫的神情笼罩。她没有转身，也没有像先前那样试图挣脱，只是微微仰起了头，似乎是在以无声的沉默拒绝。

却不被允许。

男人扳正她的肩膀，以沉静的姿态凝视：“我说，我喜欢你。”

1秒钟，10秒钟，1分钟，5分钟——

3年的坚持，就这样败给了5分钟的等待。

在他的视线压力下，萧语珩终于直视他。面前的男人神情间的踌躇满志还在，可从他眼睛里透出的沉稳隐忍，却酸涩得让她的眼眶都泛疼。

心酸欲泣。

时隔多年，日薄西山，他终于肯放下身段，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：“如果现在，你还没遇到另一个发誓会永远喜欢你的人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

那样的誓言，一辈子只能许诺一次。

然而，萧语珩忽然不确定面前这个曾让她慌不择路的男人，还是不是自己的内心向往。

男人自以为读懂了她的强自压抑，手上轻巧一拽，萧语珩整个人就跌进他怀里。用力抱紧，他温热的唇贴着她微凉的耳边：“重新开始吧。”

5个字，他说得坚定有力。

可是，谈何容易……

CHAPTER 1
有所坚持，有所期待

既然重新在一起，至少证明年少时许下的诺言和决心战胜了时间和分离。冯晋骁有理由相信，萧语珩和他一样：对于这段感情，有所坚持，有所期待。

黎明时分，古城还被笼罩在夜色里。清冷的路灯投射出昏黄的光，暗淡地打在斑驳的路面上，朦胧得像是在诉说悠远古老的故事。

警车就在这样的静谧无声中驶来，减速停在古城监狱门口。前车的车门打开，4名被素黑包裹的警务人员持枪下来，呈战术队形站好，高度戒备。

随后，后车的车门打开，率先下来的是如武夫般利落的陆成远，接着探出一个戴着黑色头套、体格健壮的男人，而陆成远的左手和他的右手被同一副手铐铐在一起。

陆成远站定后，见那男人动作迟缓，他似有不耐，手上施力拽了那男人一下，语有不善：“动作快点儿！”

那男人踉跄一步让开车门，紧随其后下车的冯晋骁眼睛微抬，一股熟悉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陆成远几乎是立刻解释：“这小子一路都不老实。”

有几秒的静默，冯晋骁的视线掠过他，一言不发地向监狱门口走去，步伐坚实有力。

监狱长陈疾步迎上来，目光同步打量渐近的年轻人。

冯晋骁理了短短的平头，轮廓分明的面孔俊朗中透出静寂的味道，双眸黑亮、目光锐利。初夏的早晨有些许凉意，他上身却只着黑色T恤，隐约显露出紧实的线条轮廓，下身是同色作战裤配军靴，手上戴着半指战术手套。磊落的姿势，挺拔的身形，在晨光中形成流畅的剪影。

迎面而立，陈文先行敬礼，随即伸出双手：“冯队辛苦。”语气真切恭敬。

沉静的面孔没有显露丝毫情绪，冯晋骁低沉的嗓音在安静的早晨显得格外清晰有力：“陈狱长客气。”话音落，伸出手去与陈文握住。

很快办理完交接手续，犯人被监狱方面接走。押解任务顺利完成，特警K城支队的警员松了口气。再看陆成远，高大的身体倚车而立，神情淡淡地活动着手腕，仿佛之前和他铐在一起的不是重犯，此时他也只是在为被手铐伺候了几个小时的手腕委屈。至于一路基本没开口说话的“冯队”，除了凝肃，依旧没有多余的表情。

陈文事先接到通知，清楚他们并不在古城停留，以惋惜的口吻说：“本想请冯队给我们的同志指点指点，没想到这就要回去了，实在可惜。”

冯晋骁神色坦然：“有机会相互学习。”

站在不远处等待的陆成远闻言忍不住腹诽：人家和我们相互学习，如同小白兔与狮子对峙。人性吗？老大你随口一谦虚，让人家情何以堪啊。

不只是他，陈文听了冯晋骁的话也顿时觉得被羞辱了。虽说两人是初次相见，可冯晋骁的能力和作为他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尤其上头打电话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：“冯队是省厅从G市请来的，此次扫黑行动的总指挥。客气点儿，别怠慢了。”

上级领导都如此恭谦，他陈文怎么也要用自认为聪明的脑袋衡量一下轻重啊。现下这位神一样的人物居然面不改色地和他说“相互学习”，学习如何刷新自尊心承受极限吗？冯队你说话不这么婉转会怎么样啊？陈文内心交战，表面却是不动声色：“要不冯队先休息一下，稍后我送你们去机场？”

冯晋骁对此表示感谢：“就不麻烦陈狱长了。”

这时，特警K城支队肖姓队长接口道：“我会送冯队过去。”

陈文于是笑咪咪地说：“好，那再会了。”

冯晋骁不再多言，向陈文点头表示告辞，就和陆成远上了先前的车，肖队则从原来的头车换到他们那车的副驾驶位置，剩余警员迅速收枪上前车。

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，很快，警车消失在雾霭中。

周围回归寂静，陈文身旁的年轻狱警才想起询问“冯队”的来路。

陈文摘下帽子，摸摸额前过于稀薄的头发：“不该问的别问。”

小狱警不甘心：“这么官方的回答，是在暗示您也不知道吧？”

我不知道？公安部最高领导钦点，亲手组建了一支精锐警队的冯晋骁，我会不知道？

不过，那是一支高度保密的警队，公安系统内部也只有高层知道它的“底细”，外界的了解可想而知。陈文之所以略有耳闻，只是因为这支警队有特权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队员。至于其他实质性的消息，他就没牛可吹了。

克制了下，陈文别有深意地提醒了句：“你不是有个特警兄弟对G市特别行动队新队员选拔跃跃欲试吗？有空儿可以和他交流交流。”

“啊，啊？交流什么？”小狱警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直到后来哥们儿通过严格残酷的选拔成为冯晋骁的手下，两人说起这事时，他才知道负责押解任务的冯队就是传说中的冯晋骁。震惊过后便是懊恼，他因没让偶像签名深表遗憾。

对于手下的脑抽状态，陈文当时是恨铁不成钢地说了句“丢人”，就背着手走了。

去往机场的高速路上，性能良好稳定的警车在刹那间飘了一下，尽管并不明显，还被车技一流的司机迅速扳正，但依然令后座闭目养神的冯晋骁警觉地睁眼，眸中精光内蕴。

副驾驶位置上的肖队没觉察出异样，还在和上级领导通电话，直到超车成功的高级轿车距离警车越来越远，他的通话才结束，转过身说：“冯队，休息一下吧，半小时后到达机场。”

冯晋骁点头，却只是把披在陆成远身上的外套拉了拉，视线从窗外急速倒退的风景掠过。

兼有“水乡之容，山城之貌”的古城，冯晋骁不是第一次来。他还记得那年有人指着客栈房间顶部的观景窗问他：“下雨怎么办，会不会漏呀？”那时候她的表情可真是傻气。

原本K城的任务结束，他该直接回G市，怎么就临时起意来了这里？

冯晋骁收回目光靠向后座，手掌遮上眼睛，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

一路沉默。

临近机场，冯晋骁交代停车，和肖队道别后，与陆成远步行一段距离过去航站楼。

路上补了眠，陆成远的精神头恢复了，他边走边就先前呵斥犯人的举动加以说明：“那小子一路都盯着手铐，要不是我眼神犀利在气势上震住了他，保不准他会有其他动作。”

“他不老实，你就收拾。”俊挺的眉微挑，冯晋骁平静地吐出4个字，“客气什么。”

“你是这个意思？”陆成远是个暴脾气，执行任务时对犯人动手的记录实在不少，因此被冯晋骁“收拾”的次数也不是以他的数学水平能计算得出的，所以先前冯晋骁就那么随便的一个眼神，他自动理解成了警告，现在明显有点儿后悔，“没理解上去，遗憾。”

冯晋骁语气淡淡：“默契差了点儿。”

办好登机手续，冯晋骁和陆成远通过安检去往候机厅。两个外形出众、气场强大的男人并肩而行，引得旁人侧目。陆成远双手插在裤兜里，一边自认英俊潇洒地往前走，一边得意扬扬地说：“现在的女的，可真不含蓄。”

冯晋骁慢声道：“正中你下怀。”

陆成远摸着下巴邪笑：“我那么堕落吗？”

回应他的是气定神闲的揶揄：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
飞机准时起飞，古城到G市，空中飞行时间3小时40分钟。飞机进入平飞阶段，空姐们为旅客送上早餐。冯晋骁闭目养神，没有用餐。陆成远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空姐的细心服务，还不忘把握时机和人家神侃几句，三言两语就把对方逗得眉开眼笑不说，美女的手机号码也到手了。绝对是旅途愉快。

飞机落地，冯晋骁起身时瞥了他一眼：“你就不能控制一下情感？”

陆成远笑容不改：“我不习惯让自己处于感情萧条期，搞得和你一样，天天像失恋。”

冯晋骁像是被戳到痛处，出手就是一拳，速度快到陆成远还没意识到他的非人类动作，侧腹部便被结结实实地击中。

陆成远退后一步，险些当众出丑，回身和差点儿被他踩到的人道完歉才抱怨：“就算我不小心说出了真相，老大你也善待我行吗？”

某人不仅不善待他还雪上加霜，连声音都是冷的：“反应比生孩子还慢，你该回炉了。”

“你生过啊？你知道有多慢？老大你可真是，一句一霹雳。”

陆成远落后他几步，嘴里无声地抱怨。

到了出口，陆成远的心情立即多云转晴，他风骚地朝接机的高挑美女吹了声口哨：“这什么打扮，好挑逗啊。”

“会比你四处撩闲挑逗吗？陆情圣。”赫饶无非就是换了身便装，被他夸张得像是多有伤风化。

“好歹咱们也是战友，这样自相残杀有劲吗？”陆成远咧开嘴笑了，似乎很满意赫饶赐的“情圣”封号，揽臂欲搭她的肩，“穿这么漂亮是为了我吗？”

赫饶倏然侧身，没让他得逞，敛去眸内的警色，半认真半玩笑地说：“别跟女同志动手动脚，揍你的话可就不顾念战友情了。”转向冯晋骁，叫了声“师父”。

陆成远却只能拿眼睛横她：“男人中的女人，女人中的汉子！”

赫饶回身就是一脚，陆成远利落地跳开。

冯晋骁眼底有笑意沉淀。

赫饶也笑，温暖的笑容里似是有种无声的默契涌动。

到停车场提了车，照旧是陆成远开，赫饶坐副驾驶位置。冯晋骁站在外面打电话，被提示对方已关机，他发了条短信“开机打给我”才坐上后座，回去的路上，听赫饶汇报近期的工作。

直到深夜，冯晋骁也没接到他等的那通电话。

回家他先到主卧看了看，发现床头柜上的东西没有了。他出差期间她来过，沉抑的眸色柔和了几分，冯晋骁站在窗前，在万家灯火中拿起手机调出一个号码。

电话响了很多声才接通，听筒里传来冷冷淡淡的称呼：“冯晋骁。”

“是我。”冯晋骁合上双眸，再睁开时嗓音清朗地问，“在哪儿？”

“宿舍。”

“过来吗？我去接你。”

“我明天早班。”

这是明显拒绝的意思。手机贴在耳边，冯晋骁停顿了几秒：“没事了，挂吧，早点儿睡。”

听筒里静默无声，又没有谁率先挂断。这样的无言以对，让人分辨不出是灵犀默契，还是无话可说。良久，冯晋骁听见那端冷静地说：“如果你有人了，我就腾地儿，不用为难。”

为难？这话从何说起？他的人，不一直是她吗？

窗外雨势渐大，雨滴打在玻璃上的声响让人心情烦躁，即便是眼前这个骨子里透出稳操胜券的傲然和自信的男人，也在这样的阴霾天气里被激怒了。

冯晋骁眸色如豹，声音冷寒似冰：“萧语珩，你永远不知道见——好——就——收！”

城市的另一端，萧语珩关门落锁。由于天气和流量原因航班延误，原本该5点落地的她，被滞留在外场整整6小时，刚刚才回来。

累极。

她躺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一夜都睡得极不安稳。不知道是雨夜的清冷耗尽了身体的暖意让心觉得冷，还是外面像是谁的手轻敲键盘般的雨水落地的声音扰得她不能成眠。外面的雨是什么时候停的？那通电话是不是真的？梦境中挣扎的她，

难以回答。

纷乱的思绪持续到天边亮起微光，萧语珩终于被轻微的震动从梦境中拯救出来，她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过手机翻看通话记录：子夜12点和他的通话，确实有。

没错，他说她不知见好就收来着。

确实，她从来就不是那种不动声色的人，一如现在，依然学不会从容面对他。

可他所谓的“好”指什么？她一时糊涂起来。

晃神很久，萧语珩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沙发上睡到了天亮，身上的制服也没脱。起身时莫名地感到浑身脱力，她伸手摸了摸额头，感觉有些发热。

应该是着凉了。活动了下僵直的腰，萧语珩进了浴室。再出来时整个人比先前清爽不少，但身体的不适感却更明显。想到完成今天的飞行任务可以连休三天，她放弃了请假的念头。

轻雾笼罩的早晨，空气中弥漫着茉莉淡淡的芬芳，清幽四溢。收拾妥当的萧语珩就这样濡湿柔和的天气里赶到机场。拖着拉杆箱走进航站楼，她直奔值机柜台而去。由于急切，高挑纤瘦的背影给人凛凛生风的感觉。

此时，16号值机柜台前站着一位身形矮胖的男人，正在叫嚣：“为什么不给我办手续？耽误了我的时间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叫你们领导来！”

值机楼意琳耐着性子解释：“对不起先生，不是我不给您办手续，而是您乘坐的航班已经起飞了。”转头看向左边，她抬手示意，“请您上4楼办理转签手续。”

不顾后面排队等待的旅客的催促，男人拔高了音量：“我还没登机怎么能飞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，机票卖出去就不管了吗？”

“对不起先生，现在距离飞机起飞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0分钟，您——”

男人抬手就把证件拍在柜台上：“我是头等舱！”

拉杆箱拖地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正压在对方的尾音上：“头等舱也飞了！”

男人应声转身，入目的是一张肤质细嫩、妆容淡雅的面孔。

但是，飞机没等他，他很生气：“我是VIP！信不信我投诉你？”

身穿空乘制服的萧语珩拿出随身携带的登机证：“你请便。不过，请别耽误后面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，可以吗，VIP先生？”

“中南航空，萧语行？”男人抢过登机证看了一眼，又不屑地甩到她身上：“我要让你下岗！”

抬眼迎上他的目光，萧语珩纠正：“萧语珩，不是行。谢谢。”

男人当即被噎得脸红：“你——”

机场地服人员及时赶来。在旅客的指责声中，男子被“请”走，值机柜台恢复正常。

见楼意琳忙着，萧语珩探身从柜台后面取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：“是这个？我落地就开手机，让他打给我。”

有同事接班，楼意琳跟过来嘱咐：“酒店地址发你手机上了，你直接给他送去吧。”

“还要送货上门？你这恋爱谈的，连我都要跟着进入状态。”

“这不是想给他个惊喜嘛。”

“搞得这么隆重。出个短差而已，回来再送不行？”萧语珩向来不欣赏她的小情小调，“建议你知会他一声，免得被我抓个现场。”

“你就是对他有偏见。”楼意琳不以为意，反而甜蜜地说，“他说我的出现对他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，会为我修身养性。”

“只怕他对每个成为他老皇历的女人都说过同样的话，尤其我怎么看他一表人渣的样子，都不像是对爱情郑重以待的人。”萧语珩对楼意琳在这场恋爱中投入的精力和筹码感到担心，可见她一脸死不悔改的纯情，只好说，“多嘴早晚会成为你暗杀我的理由之一。”算是结束了这个话题。

楼意琳笑得明媚无比：“你果然是最深得我心的女人。”一手接过拉杆箱，一手挽上她的胳膊，“反正你今天要在外场过夜，要是没什么事，顺便陪他吃个饭吧。”

萧语珩眼角眉梢都是不满：“不怕我趁酒劲把他一团和气了？”

楼意琳慷慨表态：“姐妹如手足，男人如衣服。咱俩谁跟谁啊，你喜欢的话尽管拿去穿。”